

爾戈太
新月集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初版(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外埠寄費二分半)

新... 世界 兒童文學 選集 第... 新... 月... 集

不 許 翻 印

編輯者 創造社

選擇者 王獨清

發行者 趙南公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

序

我的朋友王獨清君譯完了一部印度詩聖太戈爾的新月集，叫我替他作序。我於詩學，本是外行；兼之不通英文，未窺原本，何敢妄贊一詞。祇得就法人之研究太戈爾者摘譯其批評敘述之文字一二以供王君及讀者之參攷。我所以樂於承認作序的原因：

(一) 王君譯這部詩，是我極力慫恿成的。因為我看見近來國內做新詩的人太多，大抵千篇一律，於設多名詞之下，加以『呵』『噯』『呢』『哦』等字，便自以為是『白話詩』。其實祇是『白話』，何嘗是『詩』。這都是由於不解詩的真義；自己并無天才，而又妄思創作，所以弄來文不像文，詩不像詩。徒貽舊派以訕笑之資。當此舊體解放，新體未成之際，我以

爲有多輸入西洋範本之必要。我們不必定要摸倣人家的作品，如從前的人，動輒以『神似李杜』『力追漢魏』自誇；但多讀些名家作品，至少也可爲自己創作的輔助。因爲無論甚麼天才，斷無有憑空創體的。以李太白之天資，而杜甫尙稱爲『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可見太白於陰鏗的詩是有研究的。以杜工部之詩聖，而其自述心得，還有『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的話，可見工部於文選也是有所淵源的。不過天才能由『摸倣』而進於『創造』，不爲範本所囿而已。這部太戈爾的新月集介紹入中國以後，我想於現在的『白話詩人』至少總有些補益。所以樂抒所見，聊弁數語。

(二)我於新詩起初本是懷疑，對於無韻詩更是期期以爲不可；自讀王君及法人所譯太戈爾的無韻詩後，才曉得詩果然不

必定要有韻。而且所謂音韻，不必限於句尾所押『形式的韻』；有時『自然的韻』尤更美妙。不過『無韻詩』較『有韻詩』尤不易做，第一要有『詩的實質』；第二要合自然的音律。不用引別的例，但看太戈爾這部詩中的傑作，也就可以明白『無韻詩』確是『難能而可貴』的了。

(三) 太戈爾是極力贊揚東方靜的文明——山林文明——摺擊西方動的文明——城市文明——底人。自從有了他的著作風行世界後，歐洲思想界，一時頗受其影響。一班學者漸漸重視東方文明，引起研究的興會。這位印度詩聖，確為亞細亞人增光不少！我嘗因此想到與印度同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何以維新數十年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佔位置於世界學術之林？莫說大科學家大哲學家沒有，即連一個詩家如像太戈爾這樣的人都不

見產生；比起日本人的文學作品，有時還爲英法各國所翻譯，覺得還差得遠！這樣毫無貢獻於世界，怎好意思以東方古文明國自豪呢？所以我很希望『中國未來的詩人』讀了太戈爾的詩集，多少起點比較的觀念；存點愧奮的意思；二十年內，努力創造，或者有些文學作品，風行於歐美學術界，如像太戈爾今日一樣，那方可爲東方老文明國增光吐氣。這也是我樂於作序的一點微意。

現在試把法人對於太戈爾的議論撮要譯述如下：

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十日巴黎人道報 (L'Humanite) 有一段文叙述太戈爾的詩道：詩人太戈爾著作之發表，曾經引起世人很大的興奮，同時并有很多的利益，即使人重讀其多年傳誦於世的多少未刊的傑作。我們完全讀過這些作品，是由馬克斯彌勒 (Max Muller) 教

授在太戈爾家裏所鈔的。太戈爾在印度是一切革新的領袖。——美術文學及哲學家——彌勒教授少年曾習梵語於巴黎，正當瓦爾卡拉太戈爾 (Dwarkanath Tagore)——即太戈爾之父——來到法國惹起一班社會之真實感覺的時候。他在巴黎生活，托庇於貴族之下，頗蒙格外的優遇。所居的房屋，狹窄而且好，除了他自己之外，還分住別的賓客。馬克斯彌勒和瓦爾卡拉太戈爾認識是因爲他在法蘭西中學當梵語教授，隨後便和這大藝術家大思想家的家族生了感情。瓦爾卡拉太戈爾的兒子——即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已經成了一個賢人，而且是一個宗教改革家。雖曾受舊時賢人的濡染，如佛教的思想，所謂『入世而能出世』和『滅却意志，歸於靜寂』等說法。但他的精神，却非常與近代相合。瓦爾卡拉太戈爾共有三子，即 Rabindranath, Rabi, Babou。其中最富於天才的，自然要算

Radindranath 太戈爾即彌勒教授所認識的太戈爾。他不但是一個詩人，而且是音樂家，小說家，戲曲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凡是有機會聽過 Mrs. Mann 在 Cambridge 關於印度的音樂會底人，或是曾經到過印度旅居多年底人，必能賞鑒印度音樂的韻調之美妙卓絕，其中尤完美的，當推太戈爾的言語與音樂。

在英文譯本中，覺得太戈爾的詩過於輕視優美的音調，也許是翻譯太壞之故？但是譯爲法文，便覺得他的音調情緒都非常之好。較之英文譯本之乾燥無味，把太戈爾詩底美妙失掉，實在高過萬倍。試讀他的禱歌一首：

我的生命底流失，

我未嘗見其所終，

我知道，我的上帝，我狠知道，

這并不是徒然無用。

剛開的花，

落於道中，

我知道，我的上帝，我狠知道，

花死并非無用。

江河亂流，

在無邊的沙漠中，

我知道，我的上帝，我狠知道。

水涸并非無用。

爲這一切，在我底生命裏，

遲延而且較遠，

我知道，我的上帝，我狠知道

我等待着并非無用。

一切總不到來

其聲寂而無聞

我知道，我的上帝，我狠知道，

這都不是徒然無用。

因爲一切無聲的音正顫動着

在一切神明的詩才底心中，

我知道，我的上帝，我狠知道，

他們並非徒然的顫動。

此外還有些名句如像：

你是浮雲

當着晚間在我底夢想的天中；

你的脚繫和薔薇花的彩色

我底活潑的心所喜悅的，

你，我所批評的拾穗人，

在我底落日歌中，

因爲我已經把你

放在我底音樂底細微中。

這是何等美妙何等深遠，何等象徵的詩？

『光明哦！光明。你在何處？夜間暗如一塊黑石，風在空中怒號……快燃那愛情底燈來伴你的生命！……』

還有甚麼詩更比這樣新鮮呢？

.....

此外我還有看見一種文學與思想的雜誌(Revue de Lettres et d'Idée)

es)叫做 *La p. naissance* 裏面有位 *Emile le Brun* 先生做了一篇文章介紹太戈爾的詩，題目是『詩人太戈爾之在法國』(*Le poete Tagore en France.*)，中間也是恭維得了不起。據他說太戈爾在法國時，曾住在有名之 *Bois de Boulogne* 森林野近，非常的喜歡法國風景。這位 *Emile le Brun* 先生曾經和他會面過兩次。有一次去訪他的時候，太戈爾引至他的書房；一面對客談話，一面隨時眺望窗外的風景，顯出異常快樂的樣子。並且對他和同去的客們重引他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之 *Vieilles lettres* 裏面幾句話道：『……我感覺需要和自然合抱。并願每天狼親切的歡迎旭日，又和落日作別，如同對一個親愛的友。』就這幾句話，也可以看出太戈爾『人與自然調和』主張。

那編文章裏摘譯了些太戈爾的名句，我也把他重譯如下；但我只照法文完全直譯，至於是否有錯，應請閱者對看原文——

啊！沈醉的狂人；
一脚打開你的大門，
把你的顛狂表示於大眾……

※

※

※

※

※

我很可敬的先生，
求你給他們恕饒

對於我們這兩個漁夫。

今日春天底風

如狂濤樣吹着

塵埃隨風而來，

許多落葉也被風吹起，

至於我們平等的功課，——

是的，你們的功課一點也沒有了。

這是何等悅耳音調！何等明亮的，顫動的，清潔的，錘鍊的句子！何等縱橫如急流，如驟雨的筆法！字字皆有聲響，如水裏起的漩渦，又如白鷗弄水，迴旋自若。同時語法亦極明顯的，極融解的極嘹亮的，極柔和的，極顫動的，極尖銳的，極愛媚的；同時又極劇烈的，極奮激的，極合法度的。有時又有極硬澀的反語，但雖如是而仍是極響亮而婉轉的，極柔和而甘美的，無一點亂調。任筆流走，速而不止，高下自如，無不協調。妥當從容，極詩底能事。

以上都是 *Emile Le Brun* 先生批評太戈爾的詩底論調。可謂恭維至極，五體投地了。在我們未十分研究過太戈爾的詩底人，或者還疑他有些譽得太過呢。以下他還摘譯得有幾首太戈爾的詩。試再照譯如左：

我今宣誓於此

從不取甚麼等級

在那些可敬的人們中：

傲慢是我的知識給我的，

辯別底傲慢

不正底財產，

我從今散而不用：

這首詩不就是詩人太戈爾底「平民思想」麼？

沐浴於葡萄酒底泡沫中

那紅的是一個紅的菓子，

我的笑聲將更響亮：

出衆的人好像應該

他們尊敬甚麼禮貌，

我有時祇著些破布，

并且我同你發誓願做個一無所有的人，

一個醉漢他將沒有銅板，也沒有一個錢！

還有幾句小詩道：

這個小的天空，我們的天空，

再沒有別的居民

這兩個永遠不死的，我們倆個

是微小的，不足的！

從這幾句小詩，也可窺見太戈爾底「哲學思想」之一斑。祇可惜譯筆總難完全達出他的藝術來。這却是世界無統一的語言文字，人類所受的「文化底損失」，不能不認爲一大憾事！

法國的文藝界，除了這個 *La Connaissance* 雜誌以外，也還有些稱述太戈爾的詩底文字，散見於各雜誌日報。可惜我沒有功夫搜集起來，彙譯成篇，祇是隨便一兩種批評的文字，介紹一個大略罷了。

隔了我還有一個感想，就是法人對於太戈爾的詩既這樣恭維而且注意研究，何以中國尚有人說太戈爾算不得甚麼大詩人，不用急於介紹？這話我真有些不解。難道學者出於東方，便沒有研究的價值嗎？我對於太戈爾之極力頌揚東方文明，固不敢十分贊成。却也不願國人對於一個學者的著作，尚未認真研究，便爾輕率批評。——我對於太戈爾的詩，并未嘗研究過，所以我祇介紹別人評語。——因為這樣輕率的武斷，不是我們所應出的。質諸王君和讀者，以為何如？